



漂泊杂记

艾 芜



I266/33

DZ76/15



漂泊杂记

文 彦

云南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0048

890048

责任编辑：冯永祺 周建生

封面尾花：刘巨德

漂 泊 杂 记

艾 芜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5 7/9 字数：100,000

1982年11月第一版 198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900

统一书号：10116·917 定价：0.52元

重 印 前 言

《漂泊杂记》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为傅东华编入“创作文库”，一九三五年四月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距今已是四十多年了。以后没有再印过，我也把它忘了。今年春天应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作第三次的南行，再到云南缅甸的边境线上，参观访问。同行的云南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冯永祺同志，要我把《漂泊杂记》交他们出版社印行，我便同意了，因为《漂泊杂记》内的游记和杂感，大都是记述云南缅甸的所见所闻，也是我第一次南行的记录。我这次南行常常记起第一次南行的情景，就由于《漂泊杂记》曾经记述过，留的印象颇为深刻，但在今天，旧中国已改变为新中国了，已往的各种痕迹，不复存在。让文字记下来的事迹，重新再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还有这样的必要么？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忘

记过去，就是背叛。”仔细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回头看看旧中国，还是应该的吧。《漂泊杂记》只写旧中国旧世界的一个小角落，揭露一小点事迹，当时就叫统治者，也可以说是黑暗的制造者，感到头痛。云南伪省政府驻南京的办事处，就提出过抗议，说我关于描写滇东的文章，歪曲了事实。《申报·自由谈》的编者，就作为来函照登，发表在《自由谈》上。因为《漂泊杂记》内的文章，大都用刘明这个笔名，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今天再编《漂泊杂记》，不能不怀念《申报·自由谈》三位编辑先生：黎烈文，张梓生，吴景崧。最初是黎烈文在编，第一次用艾芜的名字，发表《我的爱人》一文（收在《南行记》内）。后来他要我改个笔名，躲避国民党书报检查的麻烦，我便使用了刘明。这意思等于流民，又加我母亲姓刘。有时也用吴岩，是把艾芜这个名字，颠倒一下。黎烈文这个人很热情，他被迫离开《自由谈》了，还对我说：“你写吧，把写好的文章交我，我会转交新来的编辑。”接他编《自由谈》的，是张梓生，不久又由吴景崧编辑。他们都有进步思想，至少对于国民党的统治，是不满的；尤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

北三省，还在蚕食华北，不加抵抗，感到痛心。即使有云南伪省府那样的抗议，还是继续登载揭露黑暗的文章。

原来《漂泊杂记》有四十篇，现又把当时未收进的《路边小店》、《杀人致用》、《八募那城市》、《仰光小景》、《香港之一夜》、《归来》等六篇增加进去，共四十六篇。还得感谢四川大学中文系教师黄莉如、毛文同志，在三十年代旧报纸杂志内搜集到，并加以复制。又书中原来的目录，大约以写作的时间先后编的，现在则以经过的路线，到过地方的先后，重新加以安排，这读起来比较爽目一些。

艾 芜

1981年8月16日于成都

DE76/15

目
录

重印前言 (1)

川行回忆 (1)

大佛岩 (5)

滇东旅迹 (8)

滇东小景 (12)

在昭通的时候 (15)

江底之夜 (19)

边地夜记 (29)

进了天国 (38)

病中记忆 (41)

舍资之夜 (44)

旅途断片 (50)

滇曲掇拾 (53)

蝎子寨山道中 (55)

——由顺宁赴永昌山间

旅途杂话 (64)

潞江坝 (66)

走夷方	(69)
干崖坝	(72)
乡 亲	(75)
路边小店	(80)

——干崖回忆之一

克钦山道中	(86)
古尔卡	(91)
在茅草地	(94)
克钦人之家	(108)
杀人致用	(111)
八募那城市	(113)
从八募到曼德里	(117)
上缅甸车中	(125)
由左衽引起的話	(128)
缅甸人给我的印象	(131)
緬京杂记	(134)
旅仰散记	(138)
仰光小景	(141)
怀大金塔	(144)
緬变纪略	(146)
南国的小屿	(154)
过檳榔屿	(158)
马来亚旅感	(161)

香港之一夜 (164)

——南洋归客谈之一

归 来 (169)

鼓浪屿 (176)

孝陵游感 (178)

旧地重游 (180)

村居回忆 (185)

夏天的旅行 (188)

冬 夜 (192)

想到漂泊 (196)

川 行 回 忆

从成都出发，搭乘岷江的下水船，直到犍为，才登岸去住宿息客店子，大约是侠义小说太读多了的原故吧，晚上一进那略带阴湿的房间，便疑虑床下有地洞，会在半夜之际，有提泼风刀的汉子，钻了出来。其实犍为是个很热闹的城市，哪里会存在古时候那样的黑店呢？这，在自家的心上，也是很明白的。但我和同行的黄君，却还是照着侠义小说上得来的常识去做了，一手掌着昏黄的油灯，一手揭开被盖和席子，看看床下的泥土，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如今想来，这确实太孩子气了。

本来要由水路去到叙府^①的，但

^① 叙府即宜宾。

因岷江下游，匪太多了，船不敢下去，才把货物和旅客，通留在犍为，而我们也只好由水上移到陆地去住。然而城里却在我们到后的第二天，便给另一地方溃下来的兵士挤满了，我们又只好从城里退了出来，在靠着江边，寻个茅草店子住着。白天看一船一船的兵士，从山那边渡过江来，看船伕子和邻近的乡民，在一张白木桌上打麻将。晚间睡在干稻草铺就的床上，听夏天的急雨，和远处低沉的炮声。旅人的日子，是过得极不舒服的。我和黄君都富有急躁的性子，简直是住不下去，便决定放弃了船，沿着江滨的路，用足走到叙府去。然而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大路，路又好走不好走，我们都一概不管，各人只是把包袱往背上一放，凭着一股懵懂的勇气，便开步走了。刚走到半里路，便有几个荷着土枪的便衣汉子，拦着我们的去路，盘问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便把目的地回答出来，他们说，去是可以的，但须把衣袋和包袱通通加以检查。我们有点疑心他们是匪（后来问人才知道他们是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的士兵），而且沿江走下去的心情，也并不怎样成熟，便回头就走，他们也不赶来，只是象先前一样仍旧倒在大树根边，懒懒地睡下去。不知

我们那时天真烂漫的孩子气，使 他们 不 曾 动 疑，还是他们随便将事，不愿克尽厥职呢？总之，现在回忆起来，他们那些诚实而愚拙的乡民面孔，实在是很可爱的。

后来打听出一条大路，须经过好些镇市，才能绕到叙府去的，我们便又动身走了。一路上倒还清静，只是在钱上吃了好些的亏。不知四川现在的币制是怎样的，我在那个时候，的确可以说是太糟糕了。除正币是银元而外，辅币却只有三种铜元：当二百文的、一百文的、五十文的。一般小城市和乡场上的东西，卖得比较便宜，这样高率的辅币，怎能适用呢？于是，在犍为便自行造出当十的锡钱，在百花场、孝儿场，便自行造出当十的纸币。这在当地的人民，算是暂时得着便利了，但在我们这批旅人呢，可就受了活天冤枉。因为这个乡场换来的纸币，到另一个乡场的时候，却又不合用了，而且完全变成废纸。

在岷江的这面，则一望见对岸烟火攒簇的叙府，黄君便高兴地喊道：这下子可好了，那边城里我有朋友，现在把钱吃光再说吧。好的，我回应了一声，便一齐走进一家饭店去了。结果，只吃了七百多钱，当时我们身上一

共剩了一千二百文，饭账给了还要余下些的。不料店老板接着我们的钱，便马上退 还 我 们道：客人，请换一换，我们这里不能用当二百文的。

但是我们除了六个当二百铜元而外，全是些无用的当十纸币了，一时想不出钱的办法，只有面对面地望着，如果要用文字来描 写的话，那就正合于《史记·蔺相如传》上的一句话：“相对而嘻。”因为嘻字下面的按语，便是哭不得，笑不得。结果，由旁人说好话，交出六个当二百的，而且连所有的当十的纸币。

旅人的武装，倘若说是钱，那我们便算完全缴械的败兵了。不过大家心里并不绝望，因为对岸的城里，还有着我们的熟人。然而走到江边码头上时，却又使我们叫苦了：怎么办呢？渡江是须要船钱的。

“不管，不管，索性今天再同人吵架好了！”

我们两人走到船上去坐着时，一股无赖之气，便笼罩在两人的脸上。然而到底还是富有孩子气的原故吧，看见对岸渐渐移近，船伕子要收钱的时候，两人的额上就都冒出不安的毛毛汗了。

大 佛 岩

岷江与大渡河汇流在一块儿的地方，屹然挺出一堵庞大的岩石，将汹涌直冲的水势，猛地杀住，硬叫它另转了一个方向。船经过这里的时候，偶不小心，就有一下子碰破的危险。但人是顶聪明的，便在岩石的鼻尖，刻出一尊大佛来，请他终年尽着保险的义务。即使万一不能保全旅人的生命，大约也可在舟子变色之际，叫老太婆之流的船客，暂时感到一些心安吧。

地名叫大佛岩，上面林木荫翳。从水势较缓处，可以驾小船登上岩去。当着一通苔痕润湿的阶形山道爬完之后，照例象一些名山胜地似的，什么凉亭哪，古碑哪，寺院哪，便在树丛中现了出来。风景呢，的确是清幽得

很：江声隐设在脚下边了，镇日唯闻深林中不知名的小鸟，在清清润润地低唤着。骚人墨客，一定是中意这个地方的。据说，庙宇之一的乌尤寺，从前苏东坡就曾经在里面住过，读过书。又闻在寺后有一池，产鱼，作黑色，为苏氏洗砚的墨水所致。一般人都喜欢附庸风雅吧，仿佛不制造一点古之名人的风流余韵，就值不得游玩似的。由岩上的树疏处，放怀远瞩，便望见岷江与大渡河紧紧挟着的嘉定^①城市，仿佛摇摇不定，临水欲飞，向人作出劈面奔来的光景。而游人呢，在这个时候便不知不觉地会伸起腰挺起胸来，好象周遭雄伟的气魄，在暗自袭人一样。倘欲说名山大川，确能移人气质的话，则游历的意义，当在此而不在彼也。

我由成都赴云南的那一年，舟次嘉定城下，为江上之临时浮桥所阻，不能通过，滞留数日，便乘机去玩了一天。但不凑巧得很，偏遇着大佛寺乌尤寺内，都有军官一类的阔人，在里面大作饮宴。使人在苍松笑佛间，看见了挂盒子炮的，极为不快，什么游兴也没有了。

^① 嘉定即乐山。

在中国大抵如是吧，一切名山胜地，都逐渐由诗人名士的手中，化为武人的地盘。所以今日的苏东坡之流，只有躲在“寒斋”吃“苦茶”了。



滇 东 旅 迹

—

象病了的水牛，一条条躺在荒漠的天野里，——这就是云南东部的山呵，可怕的山呵。

人家不多，到处都是荒凉的，萧条的。商人须得成群结队的走，并且还少不了武装队伍。本地的山村人，在赶街的日子，荷着土枪去，荷着土枪回来。

你以为坡边割草的汉子，驯良得如同一条牲口吗？他只要认得你是个单身出门人，衣袋又是沉甸甸的，那说不定会来抢你啰……

过路的小贩，当他在树下息脚，向你讨洋火吸烟的时候，就会这样告